

孙亦平 著

道教在日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

孙亦平 著

道教在日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教在日本/孙亦平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305-16415-6

I. ①道… II. ①孙… III. ①道教史—研究—日本
IV. ①B95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619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道教在日本

著 者 孙亦平

责任编辑 肖自强 编辑热线 025-83685720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印张 22 字数 335 千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6415-6

定 价 60.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卿希泰

近年来，孙亦平教授在中国道教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扩大到东亚地区，在丰富扎实的文献资料基础之上，系统梳理了道教在日本和韩国（朝鲜）的传播历史，撰写的《道教在日本》和《道教在韩国》即将出版，我非常高兴地为之作序。

道教是中国的民族宗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孕育出许多灿烂的文明成果。从历史上看，道教很早就传播到周边国家与地区，其中对东亚地区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影响较大。唐朝初年，唐高祖、唐太宗就曾派遣使者前去朝鲜半岛传播道教。8至15世纪时，道教在朝鲜半岛得到了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的广泛信奉。传入的道教与朝鲜本有的祖先崇拜和原始宗教信仰相结合而具有了朝鲜民族文化的特点，并形成斋醮科仪、修炼、民间信仰三大流派，富有道教特色的花郎道、青鹤派、天道教等至今仍然对韩国文化产生着独特的影响。

同时，来自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的信道者，以及随遣唐使来华的日本留学生不仅将《道德经》等道教经典带回日本，而且还在学习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了解并部分地接受了道教的神仙信仰。编于9世纪末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记载的道书就多达80多种。在日本的奈良朝到平安朝时期，道教的长生信仰、神仙思想、斋醮科仪和术数方技不仅在日本得到了传播，而且也逐渐融入日本民族文化之中，对日本的天皇制、律令制、神道教、武士道、修验道、阴阳道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中国道教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影响最为显著，并为当地文化提供了别

具一格的精神特征与物质要素。因此，深入挖掘和系统整理道教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就具有特别意义了。近代以来，日本与韩国学者在道教研究领域勤奋耕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既推进了道教学术研究的深入展开，也推进了道教研究向国际化方向发展。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道教的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极大的推展，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近年来，东亚儒学和东亚佛教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将道教放入东亚文化圈之中，系统而全面地研究它的传播与发展，探讨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却刚刚起步。

可喜的是，孙亦平教授经过6年的努力，撰写的《东亚道教研究》成为第一部系统全面地研究东亚道教的著作。2013年该书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4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因开拓了中国道教及东亚文化研究的新领域，产生了很好的学术反响。在此基础上，孙亦平教授再接再厉，又分别对道教在日本、韩国的传播与发展做了专题研究，并展示道教在这两个国家的文化中显现出的不同特点，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从朝鲜半岛来看，道教因得到三国时代、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的一些统治者的支持，通过建立宫观，培养道士，开展道教传道活动，形成了“韩国道教”或“朝鲜道教”。相比之下，道教虽然与佛教、儒学一起传入日本，但却没有像佛教和儒学那样进入日本的主流文化，也未能像在朝鲜半岛那样建立独立的道团进行传教活动，似不存在可确证的道士与道观，故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道教在日本所发生的影响未能给予应有的注意，对道教是否传入日本，学术界和社会人士历来有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道教没有传入日本，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道教的经籍、科仪乃至道术、道观等均传入过日本，并且在许多方面和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即神道教融合在一起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因此从历史上看，“日本道教”是日本社会中值得关注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且直到今天依然在活动。据我所知，1980年，日本道教协会理事长早岛天来道长就在日本福岛县磐市创立了“日本道观”，以此为中心，从札幌到冲绳，在日本各地设立了11个支部，又称道学院。2012年7月25日成立的日本道教协会，其总部就设在日本修验道三大名山之一英彦山下的福冈县东峰村。日本道教协会成立后，通过开

设道教思想和修炼等讲座，倡导“气的训练养生法”来传播道教，并与中国道教协会建立了友好往来。因此，当代的“日本道教”也是值得关注并进行研究的东亚文化现象。

孙亦平教授着眼于探讨不同民族文化在与道教接触、受容及发生冲突摩擦的过程中，对道教的不同选择，并以此来说明道教如何潜移默化地在韩日民族文化中传播。这种从不同民族文化对道教的接受、拒斥态度为突破口，来显现道教在韩国、日本走过的不同历史发展之路，既有益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道教的丰富内涵，也有助于我们把握日本道教、韩国道教的文化特征，还有利于我们通过对东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的民族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来加深对整个东亚道教的认识，从而为当代东亚文化建设提供一种可据参考的思想资源。

在东亚文化圈中，韩日两国都是我们的近邻，把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韩国和日本传播、发展的历史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与中国唇齿相依的这两个国家与中国文化的紧密联系，很有必要，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孙亦平教授的《道教在韩国》和《道教在日本》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去激活并展现道教在今天的日本、韩国文化中留下的那些值得回味的历史影像，由此将思想性、知识性与趣味性有机结合起来，值得推荐。是为序。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道教初传与神道信仰 / 24

第一节 原始神道的宗教遗存 / 25

第二节 “记纪神话”中的道教元素 / 35

第三节 徐福传说在日本的影响 / 57

第二章 道教传入的途径与方式 / 71

第一节 道教随着移民潮传入 / 71

第二节 三角缘神兽镜与道教 / 83

第三节 卑弥呼的“事鬼道” / 99

第四节 道教信仰与天皇制 / 105

第三章 道教在奈良朝的传播 / 129

第一节 奈良朝对道教的态度 / 129

第二节 遣唐使对道教的排斥 / 139

第三节 律令制下的道术符禁 / 153

第四章 平安朝对道教的受容 / 168

第一节 道教神灵现于神道仪式 / 168

第二节 老庄思想与神仙信仰 / 175

第三节 道书在平安朝的传播 / 182

第四节 弘法大师空海与道教 / 190

第五节 神灵信仰与“御灵会” / 206

第五章 镰仓朝与道教的交涉 / 217

第一节 佛教兴盛与道教传播 / 217

第二节 武士道对道教的影响 / 227

第三节 道教神仙的日本化 / 237

第六章 道教在室町朝的神道化 / 250

第一节 神道学派中的道教因素 / 250

第二节 道教对修验道的影响 / 260

第三节 道教与阴阳道的异同 / 274

第四节 道教神灵在日本的影响 / 293

第七章 道教影响在江户朝的衰退 / 299

第一节 江户学者与道教思想 / 299

第二节 明治维新运动中的道教 / 313

第三节 民间神道中的道教因素 / 321

第四节 道教在琉球的传播影响 / 331

后 记 / 340

引 言

日本列岛位于亚洲东部，四面环海，其国土以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个大岛为中心而构成，岛上有山川平原，地形多姿多态，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为繁茂的森林所覆盖，储水量丰富，四季分明，气候温暖湿润，但狂风暴雨、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突发性、摧毁性的自然灾害又十分频繁。这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日本人在对大自然的崇拜与敬仰之中，形成了自然界所有的事物都内涵着神性的“万物有灵”的观念，这成为日本人独有的自然风土意识的精神内核，不仅促成了神道教的起源与发展，也奠定了道教在日本传播的文化基盘。

虽然对于“何谓道教”、“道教何时成立”、“道教传播到哪些地区”等问题，学界至今众说纷纭，即使没有进行明文探讨的，也会在道教研究过程中实际地将之作为其他更具体问题的研究基础。从广义上说，道教是从中华民族文化中生发和孕育的、以“得道成仙”为基本信仰的中国传统宗教；从狭义上说，指包含着道士、道观、道经、道术和道教仪式的教团组织。在有着悠久历史的东亚思想与宗教中，中国道教的影响虽低于儒学与佛教，但其奉为最高宗旨的“道”至今却是最具有象征性和影响力的文化符号。

道教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源自上古时期的原始宗教、战国方仙道和秦汉黄老道，在先秦老庄思想的基础上，又融会吸收儒、道、墨、阴阳、神仙、方技、养生等诸家的思想，通过神化老子以及有关“道”的学说而建立起理论体系和修道方法，在古代民间巫术活动和先秦宗法祭祀仪式的基础上而展开拜神祭祀活动，直到东汉末年出现的宣扬“以善道教化”的五斗米道，才逐步建立起自己的道团组织。有着近两千年发展历史的道教大致可以分为五

个时期：汉代末年，“五斗米道”流行于巴蜀及汉中地区，“太平道”传播于东南沿海及中原地区，是为道教的创建时期；魏晋南北朝，道教进入由民间向社会上层传播并进行自我改革的时期；隋唐至北宋，道教因得到统治者的支持而进入兴盛时期；南宋至明代中叶，为道教的新道派纷起并持续发展时期；明中叶至近代，为道教逐渐走向民间化时期。道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得道成仙”为基本信仰，逐渐完善了论证信仰的神学理论，建立起表达信仰的斋醮科仪和种类繁多的道术，并创建了一些将有共同信仰的人集合在一起的道团组织。虽然中国的神仙思想早在秦皇、汉武进行海上求仙活动时，就开始走出中国大门，漂洋过海，对东亚地区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产生着持续影响，但直到魏晋时，中国道教才随着移民的脚步开始向日本传播，在唐宋时达到了高潮。

从保留到今天的零星史料和考古发现中可见，在日本奈良朝到平安朝时期，来自中国与朝鲜的信道者，以及随遣唐使团去中国留学的日本人，不仅将《道德经》等道书带回日本，而且还在学习汉字和接受中华文化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了道教。道教神灵、道书、道术、道观和道教仪式等都曾传入日本，或通过与日本神道教相融合，或变成佛教的形式而得以流传。编于9世纪末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①中记载的道书就多达80多种。道教的神仙信仰、神灵观念、老庄思想、斋醮科仪和术数方技在平安朝传播，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形成富有特色而线索并不十分清晰的日本道教史。镰仓朝以后，随着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佛教在日本的兴盛，再加上武士道的崛起、修验道的出现、阴阳道的兴盛等因素，道教神仙信仰与神灵观念被日本化，道教教义思想被神道学派所吸收，道教在日本逐渐衰退下来。明治维新后，随着西方文明传入日本，科学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社会逐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道教在日本社会被边缘化，但其某些因素在民间神道中保留下来。直到今天，日本依然还有一些以道教神灵为名的道观，也有一些修道者在开展传道活动，因此，道教在日本是值得关注的一种跨文化传播现象。

① 黎庶昌辑《古逸丛书》之十九，苏州书局，1921年重修印本。

中国道教初传日本时就面临着日本神道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和改造力，它虽然与佛教、儒学一并进入日本，但却没有像佛教和儒学那样，或通过以“神佛习合”，或通过以“神儒兼摄”的方式，进入日本的主流文化，也未能像在朝鲜半岛那样建立独立的道团进行传教活动，似不存在可确证的道士与道观，故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道教在日本所发生的影响未能给予应有的注意，至今还没有出现一部系统全面探讨道教在日本传播发展的著作。

虽然有日本学者曾提出“日本的道教”或“日本道教”来概括中国道教传入日本后，对包括宗教在内的日本文化的影响及其表现形式。^①但道教是否传入日本？历史上是否存在“日本的道教”？今天日本是否还有道教活动？学术界其实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8世纪时，日本国大使藤原清河访问中国后准备归国时，向唐玄宗请求让中国佛教律宗大师鉴真和尚一起去日本，崇道的唐玄宗却要派道士一起前往日本传道，后因日方提出：“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②，便奏留春桃原等四人在华学道士法。道教因被日本朝廷明确拒绝，“带有建立道观和道士布教等形式的教团道教根本没有传到日本来”^③，即使有某些道教因素传到日本，也没有引起日本人的重视而保留下来。有的则认为，在大和朝，道教信仰通过来自于中国和朝鲜的“渡来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传入日本。那些以汉字为传媒的道教知识不仅出现在日本史籍文献中，而且通过与神道教或佛教相融会得以在日本传播。只是在传播过程中，因经过日本人的解读与选择而逐渐具有了一些不同于中国道教的“日本式”特征。

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正好揭示出道教在日本历史上所呈现出的复杂且含混的状态，一方面道教因曾被日本朝廷明确禁止，故在史籍文献中很难找到有组织的教团道教进入古代日本的记录，也找不到可确证的道士和道观；但另一方面，日

① 聂长振、齐未了著《道教传入日本及其对神道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2期。

② [日]真人元开撰、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3页。真人元开即奈良朝文学家淡海三船，《唐大和上东征传》是受鉴真弟子思托之请所作的鉴真和尚传记，应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另外，日僧丰安《鉴真和上三异事》第二《海路庶奇异》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③ [日]中村璋八著《日本的道教》，载[日]福井康顺等监修、朱越利等译《道教》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本历史和社会文化中却留存有许多道教因素，成为“日本的道教”存在的鲜活证据。道教因素的传播是否就意味着道教传入日本？这正是导致日本学者长期争议并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争议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古代日本君王为何不崇道士法？日本朝廷虽然拒绝或禁止道教在日本传播，但古代日本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道教因素，这些道教因素是如何传入日本的？进入日本后的这些道教因素在异域文化中哪些失传了，哪些变异了，又有哪些保留下来了？在日本传播的道教因素在不同文化环境和历史发展中是否被本土化了？这是否可用“日本的道教”来加以概括？

对于这个内涵丰富的问题域，若联系道教在日本的传播历史以及近百年来学术界对“日本的道教”的研究情况看，笔者更倾向采用“道教在日本”来加以概括。因为从历史上看，道教虽与儒学、佛教一起传到日本，但并没有像佛教与儒学那样进入主流社会，成为日本主流的显性文化，而因统治者的拒绝而始终处在社会边缘状态，以隐性的方式传播。如果说，“日本的道教”是对在日本文化中保留的道教因素的静态概括，那么，“道教在日本”则是一种以东亚文化圈为背景的动态性研究，它既要用一种比较客观的方式来描述道教凭借着什么才能突破民族文化的樊篱而传播到日本，也要认识到道教传播到日本后，其存在方式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古代日本在特定的文化环境和历史发展中，对道教作出自己的“解读”，最终进行“选择”、“排斥”和“认同”的结果。因此，只有将古代日本人对道教的主观态度和道教在日本传播的客观情况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更好地说明道教在日本所经历的漫长的“被”选择，在同化与异化的交错中，是否及如何本地化而成为“日本化的道教”或“日本式的道教”。

从世界范围内看，日本学者率先开始进行道教研究，时间大概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与当时中国学者对道教大多持有批评和不屑的态度相比，一些日本学者出于各种原因，在了解佛教史、神道史、民族文化史和中国思想文化的过程中，站在日本文化立场上开始接触并研究道教，所取得的相关成果既为东亚道教研究开拓了一个学术空间，而其中有关“日本的道教”的争议，成为“道教在日本”研究的先导。1894 年，日本真宗大谷派佛教史学家鹭尾顺敬发表了《论

支那佛教和道教冲突及调和》^①通过研究佛道关系而涉及道教。1898年,日本民俗学家黑川真道在《史学杂志》第9卷第12期上发表《日本皇朝年号中的长生之神的意义》研究天皇年号中隐含的道教神仙信仰因素。不久,又有宫武教群《概述支那道教的起源及沿革》、《支那道教的起源及发达》相继在《龙谷史坛》^②上发表。冈崎清安《赤山明神考》^③、山本信哉《少彦命名和长生国》^④、清原贞雄《日本的北辰、北斗的研究》^⑤等,则从不同的角度提醒人们关注日本文化中隐藏得很深的道教因素。将道教看作是观察中国历史和了解中国民间社会的重要窗口,这成为一些日本人率先考察道教的主要动因。

当时的日本学者研究道教的立场与进路主要有二:一是站在日本文化语境中来研究并评判道教,故与道教之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疏离感。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日本学者,如小柳司气太、妻木直良、津田左右吉等,为了更好地了解道教,乃前往中国,走入道教宫观,开展实地调查研究,以身临其境地感受道教。如被福永光司称为日本“对道教真正研究的奠基者”^⑥小柳司气太,于1931年8月受日本外务省派遣,到北京白云观进行田野调查,回日本后写成《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七卷,其中包括“道士小传”、“斋日”、“道观之区别”、“授戒”、“道士的生活及宗规”、“方丈资格”、“经济状态”、“道教分派”等内容^⑦,为日本人了解中国道教的现状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在小柳司气太的著作中还是不时闪现出“道外论道”的学术倾向。二是站在佛教或儒学的立场上,从哲学、思想、社会风俗等方面涉及道教。如佛教史研究专家妻木直良1912年在《东洋学报》上发表的《道教研究》就是站在佛教研究的立场上来看道教。还有常盘大定于1920年10月来中国,对佛教进行了3个月的实地调查后,他深感

① 「支那に於ける仏教と道教との衝突及び調和を論ず」,《佛林》第1卷,第1、3、7号。

② 「支那道教の起源及び沿革の一般」,「支那道教の起源及び發達」,载《龙谷史坛》第10期、第11期,1902年。

③ 《乡土研究》第3卷第10期、第11期。

④ 《历史地理》第25卷第6期。

⑤ 《史林》第1卷第2期。

⑥ [日]福永光司著《中国的哲学、宗教和艺术》,京都:人文书院,1988年版,第224页。

⑦ 《藏外道书》第20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

“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道教”^①，回日本后出版了《支那佛教与儒教、道教》^②、久保田量远的《支那儒道佛三教史论》^③更是因研究儒道佛三教关系而不得不涉及道教，故他们不属于那种力图呈现道教本来面貌的“历史原貌派”。

20 世纪 20 年代，一些具有前瞻性思想的日本学者在进行中国道教研究的同时，已有将道教置于东亚视域中进行研究和考察的倾向，在开始对“道教在日本”进行具体研究时，一些论文产生了开风气之先的影响：下出积与（1919—1998）在《“日本道教”研究八十年》一文中认为，最早对“日本道教”进行研究的是被誉为 20 世纪日本“最大的东洋学者”津田左右吉（1873—1961）。1913 年至 1939 年间，津田左右吉陆续发表了《天皇考》、《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研究》、《道家的思想及其展开》、《日本上代史研究》、《支那思想和日本》等论著，其中提及道教时说：“道教作为思想是浅薄的、基本上不值得注意的，但它在社会中逐渐取得势力，又不是无意义的。”^④他认为，“作为中国民族宗教而形成的道教，没有以宗教的形式传入日本，不过，与之相关的一些书籍或知识无疑被输入了”^⑤，因此，在日本可以看到道教的某些因素，例如，他在《文学中出现的日本国民思想研究》^⑥中指出了道教神仙思想对日本古代文学旨趣所产生的影响，在《天皇考》一文中提出“天皇的尊称”就是“来自道教的有关的书籍”，“神道”这样的词汇也是从道教中借用，道教神灵信仰对天皇制的确立有着不可

① [日] 常盤大定著『續古賢の蹟へ』，载《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东京：龙吟社，1938 年版，第 337 页。

② [日] 常盤大定著『支那に于けるイム教と儒教道教』，东京：东洋文库，1930 年版。

③ [日] 久保田量远《支那儒道佛三教史论》，东京：东方书院 1931 年版。

④ 『道家的思想とその展開』，载《津田左右吉全集》第 13 卷，东京：岩波书店，1963 年，第 285 页。

⑤ [日] 津田左右吉著《天皇考》，载野口鐵郎编『道教と日本』第一卷『道教の伝播と古代國家』，东京：雄山阁，1996 年版，第 45 页。

⑥ [日] 津田左右吉著『文學に現はれたる我が國民思想の研究——貴族文學の時代』，《津田左右吉全集》第 3 卷，附录 4，东京：岩波书店，1973 年版，第 474—490 页。

低估的影响。^①但道教某些因素的传入,既没有在日本形成一种能够主导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信仰,也没有产生像佛教与儒学那样的文化影响。

20世纪30年代,日本社会盛行着“脱亚入欧”的思潮,学术界围绕着科学与史学、汉学与国学的讨论此起彼伏,其实质就是希望通过检讨江户汉学^②和明治以来的东京学派^③的研究方法,使“科学”这一西方话语和研究范式作为一种精神与方法,来促使明治以后的日本汉学研究逐渐具有符合现代“民族—国家”需要的学术性质,为日本确立在亚洲的统治地位提供思想依据,京都大学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应运而生。

京都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和桑原鹭藏等人对汉学都有着深厚修养,他们希望能够跳出东京学派的理路来认识和理解中国学问,故主张不从自我出发,不受地域和时代的限制,而是把中国就作为中国来理解,去关注学问中的那些超越于民族文化而具有普遍性的“真精神”。这种学术倾向在汉学研究中表现为重视对中国文献的收集与考证,强调对中国文化进行实地考察和广泛接触,以朴实的学风追求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京都学派开创了战后日本汉学研究的新理路,也引发了日本学者长期以来有关“道教与日本”的争论。这种争论的实质在于,应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待道教并解读道教与日本的关系。

津田左右吉受其师白鸟库吉(1865—1942)的影响,是一个自我意识极为强烈的“本土主义者”^④,他的观点代表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积极向现代化社会迈进时,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负,一方面反复强调日本文化与中国文明的根本不同:“日本文化是经由日本民族生活独立的历史展开而独

① [日]野口鐵郎编《道教と日本》第一卷《道教の伝播と古代國家》,东京:雄山阁,1996年,第38页。

② 江户汉学推崇宋明理学,使朱子学成为德川幕府的官学,虽借助中国学问来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但实际上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日本化汉学。

③ 以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等为首的“东京学派”主张吸收西方近代科学史的研究方法,在以往日本汉学研究的基础上,以“日本中国学”为文化语境,以“疑古”为致思路向,通过对中国“儒学”及日本古典史书“记纪”《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并称)的质疑,形成了对古文化进行“批判”的东洋史学体系,又称“东京文献学派”。

④ 刘萍著《津田左右吉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页。

立形成的，因此与支那文明全然不同”^①，另一方面又通过贬低中国道教，褒扬日本神道教，来宣扬日本文化的独立性与优越性，认为日本有自己独尊的民族宗教——神道教，其信仰特征和文化功能类似于中国道教，但道教“本质是中国的民间信仰，即汇集了祈寿福而来的祈祷和咒术、相信长生不死可能的神仙学说，思想浅薄而不值得关注”^②。津田左右吉对道教的这种看法，虽然一度被日本关东地区的学者奉为圭臬，但这种建立在日本文化优越感基础上的道教观在淡化道教对日本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他对道教的看法是否符合历史原貌？具体而言，中国道教是否传入了日本？是否影响到了日本的民族宗教——神道教和天皇制？道教与神道教究竟有哪些异同？津田左右吉的道教观发表后，不仅对那种道教似未传入日本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而且还引起了日本学界的大讨论。第一，什么是道教传入日本的标志？第二，如果道教传入日本，它又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在日本文化中？

津田左右吉认为，由于神道教的强大的影响，故道教未必对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与宗教信仰产生影响，他的道教观得到和辻哲郎（1889—1960）等学者的赞同。和辻哲郎也认为，道教的某些元素对日本古代文化产生了影响，但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道教并没有传入日本^③，这种看法却受到更多学者的反对或修正。1923年，历史学家黑板胜美（1874—1946）在《史林》上发表《我国古代的道家思想及道教》一文，通过对《古事记》、《日本书纪》、《延喜式》中的咒文以及出土神兽铜镜的研究，推断7世纪时以大和田身岭、葛城山为中心的四周山峦群峰上就筑有道观。由此，黑板胜美得出不仅是道教的神仙思想，而且古代日本曾有以道士和道观为标志的道教组织的存在，作为宗教教团的道教也早就传到日本的结论。

在二战之前，津田左右吉的观点曾一度占了上风，但后来赞同黑板胜美观点

① [日] 津田左右吉著『シナ思想と日本』，《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0卷，东京：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251页。

② [日] 福永光司著『津田左右吉博士と道教』，载《东方宗教》第61号，1983年。

③ [日] 和辻哲郎著《日本古代文化》，东京：岩波书店，1920年版，第5页。

的学者却越来越多，并对道教如何影响日本进行了具体的说明。小柳司气太的《道教的本质及其对本邦的影响》^①通过道教与真言密教、神道教的比较来展现道教在日本的影响。妻木直良在《日本的道教思想》^②中则提出，平安时代，道术符咒及道教思想传入日本，被纳入密教中，后又以阴阳道的名义在民间传播，这是道教在日本传播的重要证据。黑板昌夫的《试论奈良时代的道教》^③通过考察韩国连广足的事迹，展示了道教的符禁咒禁在奈良时代的传播及影响。竹内理山《上古时期的道术——关于阴阳道贺茂的源流的一点考证》^④则探讨了道教道术对阴阳道形成的影响。另外，美河纳、那波利贞、吉冈义丰、清原贞雄、窪德忠等学者也大都倾向于：“至迟在奈良、平安时期，中国道教的经典、长生信仰、鬼神信仰、方术、科仪等就大量传入日本，对古代日本的政治、宗教及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⑤这些以日文撰写的论文以一些实例从不同的角度论证说明了道教已传入日本。争论双方貌似有着针锋相对的观点，但正如后来下出积与的分析，其实当时争论双方“几乎都没有将日本道教究竟占什么位置这个问题搞清楚”^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道教”这一提法才逐渐占了上风，吸引了许多日本学者热心地探索什么是道教以及道教与日本的关系等问题。1950年10月18日，由福井康顺博士发起筹组的日本道教学会在“支那佛教史学会”的基础上成立。该会继承小柳司气太、津田左右吉和常盘大定的学术文化传统，提出研究中国思想，必须通过比较儒释道三教来加以理解、研究中国佛教，必须判

① [日]小柳司气太著『道教の本質と其の本邦に及ぼせる影響』，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编《东方文化》第二号，1937年版。

② 《龙谷学报》1933年第306号，载[日]野口鐵郎编『道教と日本』第一卷『道教の伝播と古代國家』，东京：雄山阁，1997年版。

③ [日]黑板昌夫著『奈良時代の道教に就ういこの試論』，西岡虎之助编『日本思想の研究』，东京：章华社，1936年版。

④ 《瑞陵史丛》1929年第5期。

⑤ 聂长振、齐未了著《道教传入日本及其对神道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2期。

⑥ [日]下出积与《“日本道教”研究八十年》，原载《日本宗教史研究年报》1979年第2期，第4—23页，朱越利译，载《道协会刊》第13期。